

駢

體

文

鈔

駢體文鈔卷七

策命類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策命之文取式經訓二漢以還遂成絕軌

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蕃輔嗚呼念哉其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眚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

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蕃  
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  
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  
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  
後羞王其戒之

漢宣帝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  
曰君其進虛受朕言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  
夜思過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官未能綏於戲丞相其帥意  
毋怠以補朕缺於戲羣卿大夫百官慎哉不曷于職厥有  
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又民廣風一俗靡諱

朕躬天下之衆受制于朕丞相可不慎歟於戲君其誠之  
五鳳二年御史大夫初拜策

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  
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  
師師夙夜思已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姓未能綏於戲御史  
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缺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  
不勗于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  
又民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于朕以法爲命可不慎歟  
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

元壽二年丞相遣郡國計吏勅

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發  
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所計掾史各一大音  
聲者上荅又讀五條詔書勅讀畢罷遣勅曰詔書殿下禁

吏無苛暴丞長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  
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于  
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  
民時公卿以下務飭儉恪今俗奢參過制度日以益甚二  
千石務以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論以法養視疾病  
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厨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  
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  
以聞官寺鄉亭漏敗垣牆阤壞治所無辨護者不稱任先  
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勿聽

御史大夫遣郡國計吏勅

御史大夫勅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  
宣無狀多不究下有缺文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  
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

茂才不顯者言上殘民貪汙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  
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于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下有民  
侈過度務有以化之間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  
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陳孔璋爲袁紹王烏丸版文

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邴鄉侯紹承制詔遼  
東屬國率眾王頒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  
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歛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  
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  
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  
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稍受王  
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  
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齊

土念茲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敎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

九錫禪詔類相重襲逾襲逾濫稍錄之以備體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夜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

宏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  
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起戎行  
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於  
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馥  
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尅黜其難遂建許都造其京畿  
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  
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蕤  
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  
就戮乘軒將返張揚沮斃睦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  
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  
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  
威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  
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泗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



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  
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  
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  
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擯據河潼求逞  
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  
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  
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  
施勤教恤愼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  
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  
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屏之以土分之以民崇  
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  
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於海  
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  
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  
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  
保朕躬奉答天命道揚宏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  
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惡焉朕以眇身託於兆民之上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  
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  
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  
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元土苴以白茅  
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  
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  
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  
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

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君勸分務本耆民皆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闕干紀莫不誅殛是以錫君鉄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孚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

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徐孝穆陳公九錫文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  
天爲大陽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  
佐礪谿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濊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  
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岑驅  
馭於韋彭跨蹏於秦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  
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虢於我  
國家網漏吞舟強胡內蠱茫茫宇宙懔懔黎元方足國顛  
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  
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  
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獫狁於中原斲鯨  
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

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薦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  
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豕司昏撓旁引寇讎既  
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  
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  
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歌宣王之雅  
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  
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官所在寧謐孫盧肇鸞越貊爲  
災番部帖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妖壘洞開白羽纔搗  
兇徒紛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  
邊政不修李貴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佗  
據有連州雄熾於梁碩公英謨神算電埽風行馳御樓  
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歷艱難蘇歷嘉寧盡爲京觀三  
山嶽洞八角蠻陬逃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

所不屈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琛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劒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閣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執浦令而鬻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勦門桀黠作亂衡疑兵切池隍眾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恤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遞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朝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強陣清妖氛於瀝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臯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歟之衆推鋒轉鬪自北徂南

頻歲稽誅實惟勁虜公坐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  
貅騁力雷奔電掣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  
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屈淪波兵乏兼儲士  
有飢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邱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  
是衆軍民轉漕會無砥柱之難舳艫相望如運敖倉之庀  
犀渠貝冑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  
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  
邁俗義旅如雲溢壘猜攜用掩戎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  
和鵠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  
心屈體交盟人祇感咽故使舟師竝路遠邇同心此又公  
之功也姑熟襟要峭固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肩  
鏑公一校裁搗三雄竝奮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殫於  
中原璫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

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眾俱集帝京逆豎  
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險固疏龍首以抗殿  
櫓華嶽以爲城雜虜憑焉強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  
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脩物重觀於衣  
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滿道爭觀於葉公漢老銜悲俱觀  
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內難初靖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  
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  
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羝遂殫封豨莫不  
絀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渾而還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  
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收狄心伊洛之間  
咸爲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暗戎塵夜誼胡鼓公  
三籌旣畫八陣斯張裁舉靈鉅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  
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約



叛換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擅幕抵北闕而  
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埽  
是機槍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囚烹於軍  
市投秦坑而盡沸噫澠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  
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秉羽杖戈  
玉斧將揮金鉏且戒妖會震懾遽請灰釘蒸輶以表其含  
宏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龍兇橫陵虐具區  
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迹混沌洪荒凡或虔劉  
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  
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狀承規奉算戮此  
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  
兇渠連兵構逆豈止十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  
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途窮濯然冰泮刑澍之所文命動

其大威雷門之間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迹異代同風此  
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凶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  
兵匯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已爲東帝公論兵廟堂之上  
決勝尊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揃撲無待旬師  
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妖寇依憑山澤  
繼甲完聚各厯歲時結從連橫爰泊交廣呂嘉旣獲吳淝  
已鎩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僞黨斯擒曜聖武於  
匡山回神旌於蠡渚此又公之功也自入紘九野瓜剖豆  
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  
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泊丈夫之鄉南踰  
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  
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秦宮之可顧豈魯  
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縵纓咸爲戎俗高冠

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穗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歎方茲  
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晷食高春興構宮闈具瞻  
還通膠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泰始之風流重  
覩永平之還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  
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  
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  
以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愆仁惠爲基  
牛羊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  
邱園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  
商富猗頓之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滂露卿雲朝團  
曉映山車澤馬服御登賢旣景煥於圖書方歲蕤於史牒  
高勲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  
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

履遐曠泱泱表海邦土惟齊巖巖泰山俾侯於魯抑又勤  
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經  
營宇宙寧惟斷鼇足之功宏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  
酬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寧載懷慙悸者也今  
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畱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  
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  
爲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奭  
分陝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  
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  
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  
第一至第十相國職踰三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  
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  
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

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  
榦律等銜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  
一元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  
辱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變諧風  
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  
公宣導王猷宏闡風教光景所照輶象必通是用錫公朱  
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  
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巍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  
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  
刑措象恭無赦千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  
遠量跨厲嵩溟混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  
矢百茲弓十茲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  
允恭棣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以

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宏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魏禪晉策

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于漢火德旣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勲德光于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爾位厯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宏烈

齊禪梁策

咨爾梁王惟昔遠古之載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赫胥  
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  
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勳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  
萬姓公器御入絃居之如執朽索去之如捐重負一駕汾  
陽便有窅然之志薨適箕嶺卽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  
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龍旂蓋欲令歸趣有  
地是故忘已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于精華內竭畚  
櫓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況兼乎笙管革文威圖啓  
瑞攝提夜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  
德旣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宏斯典我太祖握河  
受歷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弃紀度  
毀紊天綱凋絕地紐茫茫九域翦爲仇讎溥天相顧命懸  
晷刻斷涉刳孕于事已輕求雞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

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  
在躬稟靈五緯明並日月繇倫攸序則端冕而協鬯熙時  
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逾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  
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  
日車並運因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  
叢天而已哉至如晝觀爭明夜飛枉矢上淪彗刺日旣心  
以除舊之徵畢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  
甘仁風旣被素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民膜  
拜稽首願爲臣妾鐘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並出義彰  
于事夏若夫長人御衆爲之司牧本同已于萬物乃因心  
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祇乾象俯藉人願  
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  
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



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駢七

十二

合河蕭氏  
列緯家譜

駢體文鈔卷七

駢體文鈔卷八

告祭類

蜀漢先主成都卽位告天文

此文尙有典誥遺意其事本得正也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  
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厯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  
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  
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  
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冀行天罰備惟否德  
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  
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  
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  
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  
綏四海

齊高祖卽位告天文

皇帝臣某敢用元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宋帝陟鑒乾序欽  
若明命以命于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  
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  
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旣  
微仍世多故實賴某匡拯之功以宏濟于厥艱大造顛墜  
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  
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  
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御事爰及黎獻至于百  
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  
天之威敢不茲從鴻厯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  
類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匡稚圭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無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

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匡稚圭告祭毀廟文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  
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禘嘗  
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列以下  
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  
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于嚴父故  
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  
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于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  
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  
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  
支陳錫無疆誠以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  
不聽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

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蔡伯喈遷都告廟文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

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還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  
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  
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  
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  
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  
之于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維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  
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齊宿敢用  
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合嘉蔬香蕝醢醢  
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謝元暉祭大雷何周二神文

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  
英冠正因部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鷲  
時曠忠賢流王于彘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

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

江文通蕭太傅東耕祝文

敬祝先穡曰攝提方春黍稷未華灼爍發雲昭耀開霞地  
煦景暖山艷水波側聞農政實惟民天競拒獻歲務畎上  
年有渰疏潤興雨導泉崇耕巡索均逸其勞命彼信人稅  
於青臯羽旗銜旌雄戟耀毫呈典緇耦獻禮翠壇宜民宜  
稼克降祈年願靈之降解珮停鑾神之行兮氣爲輶神之  
坐兮煙爲蓋使嘉穀與元鬯永爭光而無沫

盧子行遼陽山寺願文

事旣不經文亦冗弱以其爲當時所尙故附存之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  
成禮諧樂暢劒戟忘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  
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



六幽昭蘇入表唐旌已立芻輿不遠而至殷網旣開肖翹  
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幕榮光元扈告符翠琰啟籙阿閣  
朝誼棘林夜靜西瑄協律南嚙迎神衣氣操龜之俗懷音  
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尉候  
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爲負展垂流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  
中小道投心覺海束意元門手執明珠頂文甘露調御天  
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屑裘冕之尊十力四心東  
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層門鮑肆化成嚴淨之所蟬  
蛸蟪蛄綱於仁壽之域參墟奧壤王跡所基密都是宅別  
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峰羅羣  
玉鷺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鷄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  
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於是玉燭調年金商在  
律職方具禮效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星移凝

鑿佇蹕乃建仁祠於勝地成之不日旣麗且康昔周夜初  
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歷宏濟區宇前  
聖後聖旦暮爲期以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清廟神靈  
願西邁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  
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江水祉邁塗山  
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錄錯於  
靈河開金簡於仙嶽龍宮鳥紀未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  
焉能踰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籠啟誦孕  
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松茂永侍  
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於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  
動植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懇勤發

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旣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  
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  
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受廟畧重清海濱役不  
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  
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期月輕舟總至乃命  
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  
多得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  
宏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頃屬朝覲著功始畢  
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  
日嚴宏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大  
小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者旣其懇  
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意必欲傳文來入寺  
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卽教當教寧

殊玉牒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  
浮亦復如是追念纏寫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  
德捨撒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是佛本  
是般若人能宏法非道宏人恕已深恩卽是自爲今陳此  
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  
循非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  
勝無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  
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宮謁陛趨庭最存遠大出受藩寄每  
用祇兢非惟禮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墜無  
容棄優劣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乖方旣其不  
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  
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  
有無上醫王隨病逗藥開乳舍酥爲方旣異甜冷苦熱取

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  
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難別治身治國老意  
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混合何有學異  
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卽能悟真師子嚴鎧反貼毀于羸目  
象足至底翻取謂于蜂房心同劒戟諍踰水火經意論意  
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  
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于仁壽  
總一乘于普會開發含識濟度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  
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  
順宏誓于無窮平等坦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駢體文鈔卷九

教令類

王子贛救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聞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魏文帝以鄭稱爲武德侯傳令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

志

曹子建黃初六年下國中令

此令文館詞林所載  
辭繁于此今從本集

身輕于鴻毛而謗重于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司  
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  
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悛寵至不驕者則周  
公其人也孤小人耳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  
出于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脩吾往業守吾初  
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  
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  
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傅季友爲宋公脩張良廟教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  
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元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

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  
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  
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  
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  
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  
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傳季友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  
積仁基德啓蕃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  
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邱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  
在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剪通軼墟墓信陵  
尙或不泯况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  
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江文通建平王聘隱逸教

府州國紀綱夫矯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魚  
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資青天皆  
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  
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舊楚憑乘汀潭抱  
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風無沫養志數人  
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繚招庶  
暢此幽襟以旌蓬華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施侔  
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  
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  
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

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辨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維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酬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旣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旣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屈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勲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愬焉輶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蕭彥達爲荊州刺史下教

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  
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宏風闡道靡不由茲  
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  
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  
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  
就任河內史雲孤邵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  
引辟并遺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  
邱希範永嘉郡教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  
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間於塗巷其有耕灌  
不修桑榆靡樹遨遊鄕里酣醺卒歲越伍乖隣流宕忘返  
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雖謝文翁  
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陸佐公至潯陽郡教

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莅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竊組竊願巴祇闡坐接客思匹吳應被絮對賓常藥自隨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掄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

梁武帝禁奢令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旣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遂移近習敗官鬻爵賄貨公行竝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

子緹繡是曩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續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洞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案盛修黻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饗絕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準的毗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竝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梁簡文帝與劉孝儀令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

含玉潤外表潤清美譽嘉聲流于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  
一文吏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元黃成采旣以鳴謙表  
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  
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  
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  
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  
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  
清風月夜鵲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  
而不會遇酒闌三熟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  
三友此寔其人及茲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  
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  
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料所賴故人時相  
姪偶而此子溢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

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慟  
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掄揚  
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旣往故爲痛惜  
之情不能已已耳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王規令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邁正神峰標映千  
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辨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  
梁之氣特多斯寔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  
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徃  
之傷信非虛說

梁簡文帝移市教

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返蕭令解綬黃雀從而歸况復  
衛卒遮車追民擁榜瞻言前古眇愧宏多吾旅泊冬川阻

茲涸水日中總會交翼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  
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  
虛或成彫廢

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

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畫  
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圉狎幸得天無慮旱地歇怪蟲今  
軸車行塗舟艍且戒植柳官渡尙或依然寄飯曹儻猶思  
恩宥况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茲岐路宜留惠澤

梁簡文帝與僧正教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觀其外迹必  
備華侈在乎意地寔有未宏何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瓦  
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羨龍瓶之始晨迫鵠林之餘  
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旣極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深



此土諸寺止于應生之日則暨列形像自斯以後封以篋  
笥乃至棄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厨或大  
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  
精進心少昔塔裡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繖非謂全身夫  
以畫像追陳尙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  
以龍阿尙能躍葡方之虎兕猶稱出柙况復最大圓慈無  
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栴絨  
匿玉毫封印金掌旣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  
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密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  
掩似邠卿之避讎且廣厦雲垂崇甍鳥跂若施之玉座飾  
以金鈿必不塵靄日姿虧點月面琉璃密窻自可輕風難  
入龍鬚細網足使飛燕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  
心彌重可卽宣勒永使淮行

梁元帝課耕令

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年  
祥于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于南陵况三農務業尙看天  
桃敷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  
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白溫寧可墮此元  
苗坐餐紅粒不植鸞領空候蟬鳴可悉深耕溉種安堵復  
業無棄民力竝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

周文帝下朝士令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  
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  
助己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  
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  
生儒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

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  
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  
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  
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  
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  
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  
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  
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  
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其屋者則遁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  
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  
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  
職事之艱難負閭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  
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

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

合河蕭氏  
列粹家譜

駢體文鈔卷十

策對類

鼂錯對賢良文學策

從任賢立說實隱然自負其詞泛濫遂覺塗徑欲迷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  
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  
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  
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  
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  
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  
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  
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  
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  
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

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  
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  
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  
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  
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閑之興自朕躬大夫  
其正論毋枉執事烏序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母怠

平陽侯臣宙汝陰侯臣竈賴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  
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  
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  
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爲五伯長  
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  
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  
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

國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竑等適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



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之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

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  
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  
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  
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  
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  
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驚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  
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  
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  
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  
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  
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  
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

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  
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  
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  
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  
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愆亡極民力罷  
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  
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慤刑罰暴酷輕絕人  
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  
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  
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  
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  
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

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  
末除苛解嬖寬大愛人肉刑不用梟人亡帑非謗不治鑄  
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  
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  
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  
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  
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  
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  
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  
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  
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聖賢  
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  
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  
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  
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  
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  
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  
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  
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  
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公孫宏對賢良文學策

精深不逮江都而切實簡當得開說之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  
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

鳳在郊藪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  
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  
君臣之義講論治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  
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  
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鬼物變化天命之符  
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  
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  
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  
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  
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  
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卽賦歛省不奪民

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  
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  
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  
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  
不違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  
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  
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  
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  
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  
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  
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  
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摯仲治賢良對策

時詔詣賢良方正會東堂策問虞對權爲太子舍人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於正末故變法度之不



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考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不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失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供禦其亦振廩散滯貯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雖陶唐殷湯

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  
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見  
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卻廣基賢良策對

東京之流裔汴宋之先驅

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  
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  
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  
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  
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  
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  
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  
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

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  
 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邱夷吾淪於小  
 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  
 下治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  
 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  
 此蓋人能宏政非政宏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  
 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  
 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  
 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  
 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  
 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  
 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誣調則臧  
 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

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  
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  
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  
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  
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  
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  
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  
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  
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  
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  
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  
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  
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也非恕也且天子

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  
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  
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  
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  
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  
束縛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  
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  
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  
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  
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剗舉賢之典峻關  
梁之防其制旣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  
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  
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

故寡過而遠刑知耻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繇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殺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尅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

馬一  
九  
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情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  
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  
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  
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  
不隱也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同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  
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虞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  
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雖言事必  
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予大夫選名升學利  
川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

焉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  
生置言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  
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  
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萼葉耕獲不愆清嘯冷風述遵  
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集  
開制懼驚擾愚民烏鹵可腴悲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  
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民俗澆  
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木多夜哭之鬼朕所以  
明發動容晨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  
晝冠緇追刑措徒以百錢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  
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  
二塗如爽卽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墮懋遷通其有亡  
既龜貝積寢緝經專用世代茲多消漏參倍下貧無兼辰  
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惟瘼卹隱無捨矜歎上帝溥臨賜  
朕休寶命卽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  
內之金紹圉府之職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  
權聞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厯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分命  
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嶠夷廢職昧谷虧方漢秉素  
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譁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  
思洪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  
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  
書之

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  
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隆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故恤  
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  
與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  
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  
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  
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  
兼倍厯茲以降游惰實繁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冤笏  
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昔在賢牧分陝良守其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  
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  
出人於阡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言天下之

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畧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樵之道未宏爲網羅之目尙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其呂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徇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王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而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

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  
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  
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厯運當辰  
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  
無餘彫斲刳方經綸草昧探三王之禮冠履篋分因六代  
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  
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橐歲課田租愀  
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征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  
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畧

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度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  
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  
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  
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  
真龍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而恣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獲  
聞子衿不作宏獎之路斯旣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  
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  
言慕古虛受弗宏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  
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  
路絕將恐宏長之道別有未周懇意以陳極言無隱  
樊孝謙升中紀號對

臣聞巡獄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于易象徃帝前王

匪惟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  
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  
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  
害及文叔受命爰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  
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  
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  
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厯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  
昌會然白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  
祖收寶雞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  
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  
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  
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  
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

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  
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  
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  
須時褭耀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  
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皆  
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  
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  
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于千載若  
令馬兒不死子陽尙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  
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樊孝謙求才審官對

臣聞雕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  
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

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  
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  
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  
之與賓王黷有優劣至于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  
出關而言耻從衛亂雖復星千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  
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  
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  
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  
青龍羞將改號上應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  
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勲茂委循名責實  
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  
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  
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



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  
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宏高  
懸王爵惟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議官  
止于郡丞趙壹負才位終于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  
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歛詩稱  
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樊孝謙釋道教對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伯  
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  
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元霜之異淮南成  
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  
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  
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

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旣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玉嬌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

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  
無間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尙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  
疑于沙汰

樊孝謙刑罰寬猛對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  
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  
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  
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  
東海孝婦困災而方雪詔書掛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  
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  
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  
起僵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  
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

東南白馬紫車將降軺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  
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  
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  
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  
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間  
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招平之罪則天下自  
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  
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旣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  
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樊孝謙禍福報應對

臣聞五方易辨尙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况復天道  
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槎至於河漢惟覩  
牽牛假寐遊于上元止逢翟犬造化之理旣寂寞而無傳

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號公涼  
德蔣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  
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  
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  
律見親權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  
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  
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曰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  
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  
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思若有神占對失  
圖伏深悚懼

合河蕭氏

刻粹家譜